

大雲山房文稿

二

大雲山房文彙二集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

春秋說上

春秋說下

讀大學一

讀大學二

讀孟子一

讀孟子二

說仙上

說仙中

說仙下

釋舜

釋敢

釋鳴鳩

釋蟪蛄

大過說

小過說

困說

明夷說一

明夷說二

相鼠說

東門之枌說

北山說

碧玉說

散季敦說

得姓述附說

得姓述附說二

卷二

姚江學案書後一

姚江學案書後二

崇仁學案書後

靖節集書後一

靖節集書後二

靖節集書後三

李氏三忠事蹟書後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卓忠毅公集書後

維摩詰經書後

楞伽經續書後

壇經書後一併

壇經書後二

文衡山詩彙跋

黃石齋手札跋

張子實臨徐侯齋手札跋

醴泉銘跋併

記蘇州本涪化帖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二

答伊揚州書

答伊揚州書二

答伊揚州書三

答伊揚州書四

答趙青州書

與宋子廷書

答張翰豐書

答鄧鹿耕書

答鄧鹿耕書二

卷三

重刻脈經序

誦芬錄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今首服圖說序

堅白石齋詩集序

香石詩鈔序

聽雲樓詩鈔序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戒旦圖序

吳城令公廟記

瑞安董氏祠堂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重修松竇菴記

重修松竇菴後記

望仙亭記

艮泉圖詠記

遊廬山記

遊廬山後記

舟經丹霞山記

遊六榕寺記

同遊海幢寺記

遊羅浮山記

分霞嶺記

茶山記

酥醪觀記

遊通天巖記

子惠府君逸事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楊中立戰功略

卷四

吳城萬壽宮碑銘

光孝寺碑銘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孫九成墓志銘

莊經饒墓志銘

林太孺人墓志銘

萬孺人附墓墓志銘

卜孺人墓志銘

萬太孺人墓表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

公墓闕銘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右大雲山房文彙二集四卷目錄凡雜文九十六篇嘉慶二十年八月長洲宋揚光吉甫刻於廣州西湖街爲日若干而竣二十一年自贛往歙武進董士錫晉卿復爲排次增定十篇叙錄曰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聖人之經永世尊尙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

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從橫家襍家小說家適
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流復
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
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
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
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
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後世百家微
而文集行文集微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濶學者少
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漬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之疏
証而文集反曰哲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
用不發事物之隱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觀之前
世賈生自名家從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電錯自法
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
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
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襍家入故其言溫而
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襍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
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
瞻自從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至若黃
初甘露之閒子桓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
以輕雋爲適意時俗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

集與百家判爲二途熙甯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
也鑿陋儒褻積經文其失也庸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
而畫之睨而斷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爲一物太白樂天
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
遞趨遞下卑亢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
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
性焉不可強也已敬一人之見恐違大雅惟天下好學深
思之君子教正之

嘉慶十七年正月至南昌三月往瑞金八月復至南昌

十二月至吳城得文七首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記蘇州本清化帖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重刻脈經序

重修松實菴記

重修松實菴後記

萬孺人耐墓墓志銘

十八年在吳城十二月至南昌得文三十一首

讀大學一

讀大學二

讀孟子一

讀孟子二

戒旦圖序

姚江學案書後一

姚江學案書後二

崇仁學案書後

靖節集書後一

靖節集書後二

靖節集書後三

李氏三忠事蹟書後

維摩詰經書後

壇經書後一

壇經書後二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答伊揚州書

答伊揚州書二

答張翰豐書

答趙青州書

吳城令公廟記

遊廬山記

遊廬山後記

子惠府君逸事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遺事述

吳城萬壽宮銘

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

孫九成墓志銘

林太孺人墓志銘

十九年在南昌得文二十一首

說仙上

說仙中

說仙下

得姓述附說

楞伽經續書後

張子實臨徐侯齋手札跋

答伊揚州書三

答伊揚州書四

與宋子廷書

答鄧鹿耕書

答鄧鹿耕書二

誦芬錄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今首服圖說序

艮泉圖詠記

楊中立戰功略

前光祿卿伊公祠堂碑銘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莊經饒墓志銘

卜孺人墓志銘

二十年在南昌六月至廣州得文三十六首

春秋說上

春秋說下

釋舜

釋菽

釋鴈鳩

釋蠅蚘

大過說

小過說

困說

明夷說一

明夷說二

碧玉說

卓忠毅公集書後

文衡山詩藁跋

黃石齋手札跋

堅白石齋詩集序

香石詩鈔序

聽雲樓詩鈔序

瑞安董氏祠堂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望山亭記

舟經丹霞山記

遊六榕寺記

同遊海幢寺記

遊羅浮山記

分霞嶺記

茶山記

蘇醒觀記

光孝寺碑銘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黃太孺人墓表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

公墓闕銘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二十一年二月至贛州六月至歙得文十首

相鼠說

東門之粉說

北山說

散季敦說

得姓述附說二

醴泉銘跋佚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遊通天巖記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春秋說上

記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鄒氏夾氏其爲說不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於屬辭窺聖人之意所謂比事者舉其畧焉漢唐儒者仍之至宋則比事之說漸廣然取其一而遺其二三取其二三而遺其十百故聖人之意未能觀其備以折衷之

本朝儒者乃條春秋之文十百系焉於是聖人之意可以事推可以文合敬以其法讀春秋推之合之得數條列之如左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於鄆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三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所書鄭事如此中間桓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廾十八年齊殺子廾立子儀皆不書莊十四年鄭殺子儀納突亦不書若是者何哉蓋寤生之爲惡也非一日矣至繻葛之戰拒敗王師人人之所得誅也其時天王旣無再舉之師諸侯亦

無勤王之議此非惟齊宋魯東大諸侯皆與寤生交也蓋出於祭仲之謀焉既戰之後即使勞王勞王者有以賄王也問左右者有以賄左右也古者謂遺曰問王不可言問故言勞也以伐鄭始以賄終賄王事未必濟賄左右則事必濟於是寤生之罪可以不討寤生之國可以不夷而寤生之爵可以不削矣故卒葬如諸侯之書雖然突之書名忽之書名何也其時寤生不能有所達於王且以爲不必達焉是故忽之爲世子未嘗命於王之朝突之爲公子亦未嘗達名於王之朝鄭突書突忽書鄭忽而已雖然突書鄭伯何也其時忽在位三月未及請命可知突以爭國歸其速請命亦可知盟武父會曹必已命也書曰鄭伯書曰鄭伯突尊王命也雖然忽之書鄭世子何也其時忽在衛突已受命爲君忽之告周也必以嫡正居長爭國而自引爲世子周之報之也既不能奪突之爵以與忽又不能抑忽之長以從突亦必以嫡正居長稱之爲世子文告之往來傳之於天下藏之於諸侯三年於茲矣於其歸也書之曰鄭世子亦尊王命也夫如是則鄭之受命於王爲鄭之君者突一人而已忽不得而干之子亶子儀豈得而干之哉夫突出奔者也出奔則絕爲君突入櫟者也櫟亦鄭也入櫟則不絕爲君突不絕爲君彼忽與子亶子儀之君鄭

者王不得而命之矣國無二君之義也是故三人之立與弑皆不書亦尊王命也至遇於垂之鄭伯先儒以爲子儀豈有是哉觀與齊陳睦則亦突而已今夫寤生之大逆其子孫皆宜誅者也乃既赦其身復扶樹其子孫且舍長立幼以亂其國周之政刑可謂愼矣然而失政刑者天下之共主也天下不得不奉其所失之政刑失政刑因以失名號者共主之朝典也史官不得不書其名號一以見權必統於一而不可妄干一以見名必從其正而不可苟假一以見事必傳其實而不可曲沒且由是推之以寤生及忽與突之敗常亂俗如是而必乞靈於天子之名號以令其眾則主名號者不可輕以寤生及忽與突之乘強肆悍如是而終不能藉天子之名號以蓋其惡則受名號者不可恃夫如是則朱子門人所列不書姓不書官不書爵以爲誅絕之例者豈聖人之意哉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於戚冬十月葬衛靈公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續經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觀於續經知經書會衛侯亦輒也其書衛世子衛侯皆王命也蒯聵命於出奔之前輒命於既立之後也此之謂慎名

春秋說下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書姜氏蒙上之辭也夫人享齊侯一如齊師一會齊侯三皆書姜氏知此文不書非貶也書於葬後者已至魯而復孫也先儒以爲留齊未歸則宜書於喪至之前矣不書復絕之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僖元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姜喪至不書姜者齊桓公討之絕其屬籍故不得稱姜由齊之辭也葬書姜者魯人請之由魯之辭也夫文姜哀姜之惡至矣爲薨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之而其事瞭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雖然自三傳言之文姜哀姜之淫之弑可擢髮而數之也不自三傳言之則春秋所書曰薨曰孫而已文姜哀姜之淫之弑不可擢髮而數之也聖人之經欲以傳信於後世而爲不盡之辭曰可推而知則推而得者有之推而失者亦有之推之而得其全者有之推之而得其半者亦有之矣

聖人之經夫豈若是蓋古者史官之掌凡朝廷記載之詳與國文告之繁王朝典章之備皆萃於史官如三傳所言其時故府之牘必且有十倍之數十倍之者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也然或以年積而放失或以事襍而舛錯是非乖違名實紊亂皆由於此春秋其綱也聖人取其有關於治亂者筆之無當於褒貶者削之由是魯史之放失者可求魯史之舛錯者可正討論之於前垂著之於後而是非大明名實大著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儒乃求之瑣屑之間隘矣是故春秋者魯史之會要也魯史者春秋之實錄也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成而魯史亡其不亡者附于三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抑更有可証之於經者僖六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祁錡祁華祁至十八年晉殺

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二十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燮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驕夫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字其正也有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者山殺魚石亡宋無蕩族也襄二十年晉人殺欒盈出亡非大夫也莊二十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不爲大夫也皆顯然者也莊二十六年書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洩冶卻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蓋無君命也君名其臣臣不得名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箕鄭父胥童之殺必假君命以赴也慶虎慶寅君討始殺之也文八年書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書司馬者

死司馬之節也書司城者致司城之節也其不名亦無君命也是數條者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見不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不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而惜乎三傳所紀或無傳或有傳而妄設例焉是故古之春秋無待於三傳而自明今之春秋有待於三傳而反晦知此者可以讀春秋

讀大學

自陽明先生極推古本大學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先生有
功于遺經矣而其釋格物也曰去欲如宗門所謂不著一
物而已其釋致知也曰良知如宗門所謂自性起念而已
聖人之學夫豈若是哉今之學者多不從其說聰明之士
千枝萬條互相剖辨而言格物致知也大旨皆以朱子之
言爲宗雖然朱子以爲有關文而補之此則未厭後人之
意者也夫大學之條理燦然者也曰誠意曰正心修身曰
修身齊家曰齊家治國曰治國平天下皆一一釋之而格
物致知獨無所釋者何哉蓋致知者不可釋者也夫所謂
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是也所謂格物者何哉天下
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是也知者知此也致知者致此知
也而何以知何以致大學無一辭焉卽要之曰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何哉蓋知者至廣極大析精剖微不可端
倪者也有所入之途千百焉所出之途亦千百焉大小相乘
緩急相引若以繩尺加之必有閉焉窒焉者矣必有強智
以愚強愚以智而不相及者矣是故致知者任人之用力
而已其所以用力者雖聖人不能與乎人也是故致知者
不可釋者也致知不可釋而格物必舉其事焉是以大學
反覆天下國家身心意相因之實相待之要而一以知本

要其至於是天下之人之知皆渙然怡然于聖人之途軌
而智者不至于歧愚者不至于罔高者不至于頽虛卑者
不至于閤實矣蓋聖人之于致知也不如儒者之與之格
亦不如異端之決其邪

讀大學二

夫知之體何如哉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七情發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而輔其情之發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實其知者也情未發之時其知先耀情既息之後其知尚淳而能皆退聽焉是故知者周乎內外始終者也異端見之卽以之爲心聖人者知爲心之一端而已而其用足以舉心之內外始終故以致知爲入聖之本夫知之用何如哉咸之九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者思慮之道也憧憧往來者非思慮之道也孔子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知乎此則非思慮之道息矣復釋之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乎此則思慮之道行矣義止矣無以復加矣然而孔子繼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是者何如哉蓋屈伸之道有有心者焉尺蠖是矣君子之精義入神如之心至則氣動其知以力進也有無心者焉龍蛇是矣君子之利用安身如之氣息則用神其知不以力進也於是孔子又繼之曰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是者何如哉蓋以力進之知與不以力進之知顯與晦交焉動與靜守焉其積之久也不推所以神而能窮神不求所以化而能知化此非力之所能致也乃德之盛而已窮神知化卽精義入神之至也德之盛卽利用安身之至也此知之用之極也夫有心而知進朱子致知之言已不能盡矣況無心而知亦進又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曰致知者不可釋者也知乎此則大學如中庸一以慎獨爲始事而誠意又推本致知其次第均無可疑焉

讀孟子一

眞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此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使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使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翳燭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思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下

讀孟子二

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上智如顏子下愚如哀公教之未有以異也然皆入道之門徑而已非以爲卽道也故復要之曰下學而上達若是則於道豈有不至者邪孟子之教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敬少嘗疑焉陸子耳自聰目自明之言不有相若者乎陽明先生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之言不有相若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孔子之教如彼孟子之教如此是首變孔子醢篤謹慎之尺度以趨簡易使後儒之異說得託之皆由於孟子而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勝究者也旣而思之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且時至戰國人益夸誕巧強不可控抑其視孔子博文約禮之教必以爲卑陋迂小而不爲故孟子就其心之所達可以導

之於聖賢者而示之使之心明意豁翻然有以自悔然後可以反循孔子之教非謂爲學之道可不從博文約禮入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儒謂陸子及陽明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盡力附會之亦蔽之甚者已

說仙一

龍以肉飛信之乎曰信之禽以翼飛魚以鬣飛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冲舉何不信之與有龍大函天地細若蠶蠅信之乎曰信之布穀爲鷦鷯復爲布穀雉爲蜃爵爲蛤蜊育爲蟬竹爲蛇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幻化何不信之與有有朝夕爲壽夭者蜉蝣是也有三十日爲壽夭者蟬是也有三年爲壽夭者爵是也有三十年爲壽夭者馬是也有百二十年爲壽夭者人是也有千百年爲壽夭者虎象是也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長生何不信之與有管子曰人水也夫水之行皆火也水火相守而物生焉水之需爲肉其堅爲骨而火運焉火之明爲知其炎爲運動而水養焉物之生也氣與形二者而已矣形九而氣一者爲土石形七而氣三者爲草木形五而氣五者爲人與獸形氣等故能行形四而氣六者爲魚形三而氣七者爲禽氣勝形故能飛形一而氣九者爲龍故能藏能見能高能下夫仙純氣也故列子御風而行氣能化形故嘯爲風雨畫爲江河氣能固形故高爲星辰堅爲金石然必有不附形而立者而氣始純其諸爲至人真人化人之極歟

說仙二

夫不附形而立者其始皆附於形者也今夫火滅燎而滅之火之形亡矣而熱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今夫水隙地而灌之水之形亡矣而濕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火與水其形也熱與濕其氣也今夫人其形渺然者也而其氣則薄萬物焉橫古今焉通物我貫幽明焉何也百夫之長其氣睚於百夫合百夫之氣也千乘之相其氣睚於千乘合千乘之氣也觀鬪獸者其氣充觀舞禽者其氣豫靈蠢不能閔也癡可潰之以樹疾可洩之以草動植不能間也祭祀而享吐焉卜筮而從違焉微顯不能隔也若是則合之於天地充之於古今豈以大小遠近爲疆域哉若是則不附形而立者何哉與天地準則與天地闢闢與古今齊則與古今流行而已矣是故理大物博莫不尊親此其上也一行之極通於神明此其次也形蛻矣其氣皆不息者也又其次則行有大小而氣亦有遠近焉形蛻矣其氣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方士之術氣未充則積之氣未永則守之其形不可委也於是芝蘭導引行焉充矣永矣夫然後可委而去之其氣亦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所謂却也夫寃之氣不散則存剛戾之氣不散則存取精多用物

宏之氣不散則存皆鬼也陰類也仙則陽類也方士之術養形以制氣得氣以變形攝陰於陽者也陰者尙存而況於陽哉此蓋不附形而立之一術而已非至人真人化人之極也

說仙三

至於附形而立者亦各有其等焉邵子曰百二十年者常數也不及者皆傷也然則聖賢有傷焉者乎曰傷之於天者上古之稟厚中古之稟漸薄也傷之於人者欲人傷於縱已聖人傷於拯人也其不傷者雖眾人亦及數焉能養則逾之倍之惟其力之所至雖然有以養得者卽有以不養得者其骨肉必強固其知其運動必和而勁寶掌禪師李百八等是也此天與之也殊氣也若是者長年而已委形之後有道則合陽而亦爲仙無道則合陰而遂爲鬼氣盛則爲鬼者近於仙氣衰則爲仙者近於鬼因絕則爲鬼爲仙之氣其終皆合於太虛因不絕則爲仙爲鬼之氣其變復歸於萬物天地自然無足怪也若方士之術則以養得之者也其書多度詞多歧旨芝菌一術也而以爲麟焉以爲鳳焉道引一術也而以爲龍焉以爲虎焉白石之說累變而益陋黃庭之說屢遷而益誣其上者却疾延年而已其下者且益其疾促其年不可救也惟有道之士不藉其術以治氣而假其術以畱形旣得其術以畱形遂卽其形以治氣是爲方士之至道極功而於仙可漸而至焉而知之者蓋亦塵矣世之爲其術者或附之於天或附之於日月或附之於易或附之於莊列或附之於釋氏各有

得以眩世之人皆讐言耳君子慎毋爲所惑焉嘉慶十有八年十二月甲寅與建平龔西原說仙因識之